

去年我外交突破困境，成績斐然。今後環境限制仍舊艱鉅，但重返國際社會之努力，必獲重大成就。

新年展望外交新時代

薛其庶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九〇年，新年開始，為中華民國帶來了充滿信心和希望的又一年。回顧過去十年的公元八十年代，我政府與同胞在復興基地繼續努力建設，為復國建國大業奠定了深厚穩固的基礎。我國十年來在內政外交各方面多有輝煌的業績，尤其是下列三項：

第一，推行民主憲政的成就。復興基地自七十六年七月解嚴以來，推行民主憲政的工作，加速進展，逐步建立了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社會。去年年底舉行三項公職人員大選，雖然不免受到台獨、暴力和其他違法或別有用心的言論行爲所干擾，但絕大多數同胞明辨是非，守正不阿，終於圓滿達成了反映民意的結果，建立了政黨政治的制度，在民主憲政的大道上，再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受到國際間的稱譽。

第二，經濟建設的大幅成長。十年前我國經濟開發已有可觀的業績。六十八年的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已達一千九百二十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亦達二百八十五億美元，已領先一般開發中國家；經十年來的繼續勤奮工作，經濟開發快速成長，七十年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增為七千五百七十一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則高達一千一百二十五億美元，成為名列第十三位世界大貿易國，與六八年比較，兩者都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左右，已達到開發國家水準，更受到國際間普遍的嚮往和重視。

第三，拓展國際關係的進展。十年來我國憑藉日見成長的國力，掌握世局的變化，加強與世界一百四十餘國的外交和實質關係，積極參加國際活動，收到良好的績效。尤其在去年一年之中，積極實施務實外交，先後與巴哈馬、格瑞那達、及貝里斯建立外交關係，並與賴比瑞亞恢復外交關係，形成外交上的重大突破，開創了我國外交新時代，邁開了重返國際社會的步伐。

值茲新年伊始，願就外交新時代的有關形勢，略加申論。

二、外交政策基石：「一個中國」

我國當前實施的務實外交，乃是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基礎，配合國家實況，在國際關係上維護並促進國家權益的政策

。去年六月初執政黨舉行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會，李總統登輝先生以執政黨主席身分在開會典禮致詞中有明確的宣示。李總統首先援引七十七年七月間執政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政綱，在外交方面的原則是：

「以更堅強的信心，更實際、更靈活、更具前瞻性的作爲，力求升高並突破以實質外交爲主的對外關係。」

李總統接着說：

「中國祇有一個，而且必將統一；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的，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然而，對於當前我們一時無法在大陸有效行使治權的現況，我們應該有面對的勇氣。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不自我膨脹，不自我拘泥，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提出務實的方案，以創機造勢，展布新局，達成理想中的最後目的。我們相信，經由我們不懈的努力，國際間終將了解，中華民國在復興基地奮鬥的意義和前景，若干國家亦終將領悟，唯有調整其短視的『中國政策』，才是互惠互利，促進國際長久和平應有的作法。」

茲試將李總統此項重要政策宣示，加以分析，淺見以爲其所涵蓋的原則，大要有下列三項：

第一，外交政策的目的，在基於中華民國基本國策，秉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國家尊嚴，主權完整。

第二，外交政策的實施，在配合國內實際形勢，以維護並促進國家權益爲基本考慮，不受其他因素拘束。

第三，以反守爲攻的策略，積極拓展對外關係，至對於他國與中共已存的任何關係，我既從未予以承認，亦不容其構成我外交努力的障礙。

以上各項原則，爲我國拓展與他國雙邊關係的指導，也同樣適用於我國參加或重返國際組織的努力。事實上，我國拓展雙邊外交關係，也就是爲加入國際組織奠定基礎，兩者互爲因果，可說是一事的兩面。

三、影響外交兩項因素有利發展

去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七期曾刊載拙作論及外交一文，其中指出：外交受兩大因素影響，其一是國家自身的實力，另一是國際形勢的演變。文中說明：我國二十年前外交陷於困境，以致退出聯合國，乃由於我國國力在八年抗戰中消耗殆盡，蘇俄史太林乘機支援中共占據大陸，我國在復興基地生聚教訓，國力雖漸見恢復，但尚未臻充足的步驟；更由於史太林死後，中共與蘇俄交惡，美國加以運用，以制蘇俄，形成對我極爲不利的國際形勢。我國在此困境之中，不撓不餒，繼續堅強奮鬥，二十年來，不僅我國國力大增，時異世遷，國際形勢也日益好轉，在外交上已現苦盡甘來之機。尤其去年一年之中，上述影響外交的兩大因素，更有對我有利的大幅進展。

在加強國力方面，我國各項建國工作，均有非凡成就，積爲「台灣經驗」，在國際間譽爲奇蹟。「台灣經驗」的造成，乃復興基地全民共同辛勤努力所致，綜其重要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 一、普及教育成功，大專教育發達，造就大量建國人才。
- 二、經濟發展、民生富裕、社會繁榮，達到開發國家水準。

四、高科技研究進步，大幅增加生產製造能力。

五、國防現代化，裝備充實，訓練精良，士氣高昂。

國力是以上各項及其他如文化、交通、社會等建設成果的總和。

至於國際形勢，乃是外在的客觀因素。雖然我國實力增加，國際地位提高，在相當程度上自有助於國際形勢對我改善，但主要仍為世界各主要國家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所支配。近年來國際形勢大為改觀，與我國退出聯合國時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去年一年之中，尤有驚人的發展，茲列舉其重要者如下：

一、美蘇兩大超強，近年來力謀改善彼此間關係和國際局勢，已見成效，而在去年更有重大進展。最顯著的是美國布希總統邀約蘇俄領袖戈巴契夫於去年十二月二日會於馬爾他附近的地中海上，面談美蘇關係和有關世局的各項問題。會談兩天後，雙方均對外公開表示已達成圓滿結果。美蘇兩國領袖於十二月三日舉行史無前例的聯合記者會，布希在會中說：「我深信美蘇合作關係必能使未來更安全，更光明。」戈巴契夫也說，他與布希總統宣告了冷戰年代的結束，也就是新紀元的開始。此項消息傳出，全球振奮，東歐各國及其他共產國家也表歡迎，唯一例外，恐只有我國大陸的中共、北韓、和阿爾巴尼亞了。從前帶給我國重大傷害的「中共牌」，在新紀元中，除有不測變數外，諒將成爲無用之物。

二、共產主義在去年內顯已走上了末路，主要原因是在共產制度之下，人民普遍貧窮，生產落後，物資缺乏，生活困苦，而且政治獨裁，否定民主，奴役人民，剝奪人權。數十年來，呻吟於共產統治下的各國人民，忍無可忍，紛紛反對共產主義，要求改革。共產祖國的蘇俄，在戈巴契夫領導下，首創改革，提出「開放」與「重建」口號；東歐人民也風起雲湧，發動民主自由運動，勢如浪潮，沖毀了共產主義的枷鎖。最震撼世界的是二十八年來向爲自由與奴役分界的柏林圍牆，在去年十一月九日一夜之間，竟被衝開，與拆除無異，在人類爭民主自由史上，以如椽之筆，寫下了劃時代的一章。

三、在今天民主自由的洶湧潮流之中，只有我國大陸上的中共政權，執迷於個人的權勢與地位，仍在作前途無望的逆流掙扎。我國大陸同胞嚮往民主自由的渴望，自不後人，早已不能忍受多年來共產獨裁的壓迫和貧困落後的生活，去年四月間在北平天安門發動了轟轟烈烈百萬人示威的民主運動，可說是與東歐人民不約而同。所不幸的是大陸同胞受到中共武力血腥鎮壓，死亡三千人，被中共逮捕處刑的在萬人以上。天安門民主運動雖一時未能成功，但大陸人民必然再接再厲，繼續奮鬥，中共倘仍執迷不悟，違抗民意，必然招致敗亡。天安門屠殺案件之後，世界各國對於中共終於有較清楚的認識，一致嚴予譴責，並加制裁。

以上各項發展，均有助於環繞我國國際形勢的加速改善。

中共對我推行務實外交，大表不滿，誣指我政府蓄意製造「兩個中國」，進行「金錢外交」。此種說法，完全與事實不成立了豐碩成果，可爲具體證明。

四、揭穿中共阻撓我務實外交意圖

中共對我推行務實外交，大表不滿，誣指我政府蓄意製造「兩個中國」，進行「金錢外交」。此種說法，完全與事實不

符，乃中共統戰口號，意圖阻撓我國外交政策的執行，實有加以揭穿的必要。

一、凡是組織健全的國家，其所施行的各項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在內，必以其基本國策為依據。如美國以崇尚民主、自由、人權為基本國策，因此美國所有內政外交政策，無不以此為準繩，我國亦然。我國的基本國策，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亦即是謀求國家在民主、自由、法治、均富的制度下，重歸統一。我國外交政策，自必依據此項國策制定。誠如上文所引，李總統登輝先生在宣示務實外交的政策演詞中，首先強調「中國祇有一個，而且必將統一」的基本原則，這就是實施務實外交的最終目的。在執行上，我國從未承認其他國家與中共的任何既存關係，自不容其構成我外交努力的障礙，亦決不尋求所謂「雙重承認」，只是配合現階段的實況，主動提供必要的機會，尊重他國主權的行使，聽由其在我政府與中共之間，作明智的抉擇。

二、世界主要開發國家，多以餘力支援其他國家進行建設，旨在造成安定富足的國際社會，使各國同享繁榮，彼此均受其益。先進國家如美、日等國，均為此在其國家收入中，撥支專款，作經援他國之用，行之有年，我國在開發初期，亦曾受美國經援之益。近年以來，美國及日本援外專款，每年均在百億美元以上，美國並設置「國際合作總署」，專司其事。此乃開發國家對國際社會所負之責任，亦為利人利己之舉，未嘗聞有人指責其為「金錢外交」。我國現已開發有成，國家富裕，雖尚不能與美、日等國相比，但已有餘力支援其他國家，故亦撥支專款，設置「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對我友邦進行經援合作，以善盡開發國家的國際責任。中共竟誣指我國此舉為「金錢外交」，實為無稽的謬論。中共在大陸上倒行逆施，民窮財盡，經濟困難，自身尚賴借貸度日，債台高築，外債達四百億美元，但為力求穩定其對外關係計，中共人員於出國訪問若干國家之時，却不惜抽緊人民褲帶，張羅款項惠受訪國家，那才真是它所謂的「金錢外交」。

三、展望外交新時代必有更大成就

新年展望外交新時代，國人同感振奮。我外交當局悉心籌劃務實外交的實施，靈活進行，在去年一年之中，突破困境，成績斐然，令人敬佩。在統一中國大業完成以前，外交工作不免受環境限制，必仍艱鉅，但相信隨着我國力繼續成長，和國際形勢有利趨向的發展，我國在外交上必有更重大的成就，而導致我國重返國際社會努力的完成。

